

“卖肾车间” 卖肾小伙多为90后

杭州警方捣毁出售人体器官黑窝点 解救 30 多人



杭州市公安机关在江干丁桥地区捣毁一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对参与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嫌疑人,警方正全力进行抓捕,已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警方正全力进行抓捕,已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湖南被抓获。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最新进展】

警方解救 30 多名肾源供体

杭州长睦锦苑小区 4 室 1 厅的毛坯房里,横七竖八地摆满十几张上下铺。保安和邻居只看到居住在这里的“全是男孩,少时十几个,多时 30 个,隔几天就有几张新面孔。”他们没想到,这里是一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的黑窝点。

5 月 28 日是网络拍客山姆哥(网名)在这里卧底的第 15 天,他以卖肾者身份记录了这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从接头、体检、配型的全过程。8 时 30 分,他拨打了 110 报警。而就在两天前,又有 3 名卖肾者在通过体检后被发往昆明、广州等地,准备接受摘肾手术。目前,30 多名肾源供体已被警方保

护。

5 月 29 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杭州长睦锦苑 12 幢的这个“卖肾车间”,巧遇卖肾者李晓华和丁桥派出所的协警。丁桥派出所郑所长表示,目前组织卖肾的“东哥”依然在逃,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这些年轻的卖肾者,做好笔录后,警方就努力联系他们的家人,建议家人把孩子带回家。那些暂时联系不到家人的,杭州警方会派专人将其送回家。郑所长特别希望媒体保护这些孩子的隐私,“他们都是 20 岁左右的男孩,希望社会能够宽容他们,给他们重新生活的机会。”

【卧底揭秘】

一颗肾仅卖 3.5 万元

5 月 14 日上午,山姆哥和同伴抵达杭州火车站,与外号为“蓝天”的马仔接头后,被送往住宿点。这个自称“杭州肾源基地”的地下窝点由一个叫“东哥”的中年男子管理,已运作 4 年多,除卖肾,还接手代孕。据山姆哥介绍,每位供体和“东哥”谈好的价格基本都是 3.5 万元,目前全国中介已形成网络,报价基本一致,但需

要换肾的病人要为这颗“成本”3.5 万元的肾支付 20 万至 50 万元。

并不是每个卖肾者都能拿到 3.5 万元,因为等待配型需要 1 到 3 个月,有些急需用钱还债的供体只能选择做“快的”,即不做配型,直接联系同样着急的患者,只需血型相同便做肾脏移植,他们卖肾只能得到 2 万元。

卖肾者多为 90 后小伙

据山姆哥介绍,这些卖肾者多为 90 后,他们大多因为急需用钱,有的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其他的债。基本所有卖肾者都是用兜里最后一点钱,购买前往肾源基地的车票。中介答应,卖肾成功,报销车票。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网络招徕,分批到达。供体与马仔在车站接头,经简单鉴别送往窝点住宿。在这里完成上缴身份证、体检、签署协议、抽血配型、“发货”全过程。最让人吃惊的是,有的卖肾者第一次了解卖肾渠

道,竟是看到卖肾窝点被端掉的新闻,起意卖肾。

东哥手中有两个供体供养点,一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长睦锦苑”小区,由马仔“蓝天”(义乌人)打理,供养 15 人,另一处设在废弃的银鼎商贸城大厦内,供养 10 余人。在出租屋内,供体每人每天可领取 2 元一包的廉价香烟。闲散时光他们打牌、昏睡、闲聊或在网吧中度过。在这里,每天伙食费固定而拮据,每天只吃两顿饭。



【操作隐秘】

卖肾体检配型流程化

据悉,“东哥”也曾是一名卖肾者,身高 1.7 米,随身带一把弹簧刀,行踪不定,只在手术结束后送供体回住宿点养伤及每周日送供体取血型时才出现。“东哥”常年各大医院透析室游走,联络患者和医生。每当有人怀疑“东哥”的卖肾经历,他都会露出腹部那如蛇虫盘踞的伤疤。

黑窝点流动性很大,供体通过体检后被像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新供体则会及时补充进来。每周五为统一体检日。5 月 18 日早晨,山姆哥和其他供体在“蓝天”带领下,乘公车到达杭州的万事利医院。体检本上填着各人的名字,单位为“食品厂”,费用已缴纳。抽血过后,体检完成者签署

“有偿捐肾”协议。只是简单的一张纸,签字按手印后被中介收回。

目前卖肾操作已流程化,体检结果当天下午出来,初筛合格后进入下一个环节:每周日的抽血配型。供体们又要等待,等待配型成功,等待买主电话,等待开往手术台的蓝色动车票。

【对话供体】

选卖肾只因急需钱改善生活

山姆哥说,卖肾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年轻和急需钱这两个共同点外,每个人都有令人唏嘘的故事。

来自江西 19 岁的王军(化名)说,以前我觉得卖肾这两个字很可怕,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一员。来这里之前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每天上班心不在焉的,一直在想信用卡的钱怎么还,租的房子也快到期了。后来我把工作辞了,整天就想办法弄钱还债。网上有人说,少一个肾没什么,只要稍微注意点就好了,我还是有点犹豫。直到来了杭州,我才告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电话里拼命劝我,可我已经决定了,叮嘱如果有什么意外就告诉我家里人。

来自安徽 20 岁的李晓华(化

名)说,7 岁时父母离异,自上学起从来没人问过我作业是否完成,大年初一的生日也从来没有人记得。不担心死在手术台上,因为我在乎的人都不在乎我,一点牵挂都没有。我不欠钱,只是需要钱,让亲人过得好一点。

来自甘肃的 20 岁的杨国(化名)说,卖肾后,首先想做的一件事是帮我女朋友买个手机。在老家穷的时候,她把爸爸给的摩托罗拉卖了 200 块钱给我,她特别心疼那个手机。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女朋友,想今年回家,去年就是因为没钱没敢回去。出来前我跟我妈说,我挣钱养活你们,结果一分钱都没挣到,出来一年了还欠了一屁股债。这次卖肾,给家人一万元钱也算有个交代,就算少也是我挣的。山姆哥说,“杨

国”稚嫩、善良、聪明,在中学发表过 8000 字小说,拿到 500 元稿费,他把钱捐给一家位于上海的“绿色生命”基金会,支持种树。

山姆哥说,卖肾的供体有的被生活伤害过,有的被亲情抛弃过,更多是遇到困难而祷告无门的人。我没有想到卖肾会如此轻率。有些人并不是真缺钱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只是幻想通过卖肾给自己一次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机会。如“表妹”,他衣着时尚,嗓音优美,卖肾是希望拿到钱以后去开店,参加选秀比赛。

山姆哥呼吁社会力量去救助这些人,给他们一次机会,不要拿卖肾换 ipad 和 iphone 这样的段子嘲弄这个群体。

据《新闻晚报》